

# 抵达！到不了的地方让我们自由想象

昨晚，我搜索了西莉的名字



劳拉·伊丽莎白·伍利特  
(Laura Elizabeth Woollett)

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作家，墨尔本大学创意写作学士，著有短篇小说集《坏人之爱》(The Love of a Bad Man)，长篇小说《美丽革命者》(Beautiful Revolutionary) 和《新手》(The Newcomer)，其中《美丽革命者》荣获2019年总理文学奖提名。小说多聚焦女性视角，从犯罪事件和历史事件中汲取灵感。

昨晚，我搜索了她的名字，这是我来南京居住后第一次这么做。

西莉最受欢迎的视频有八位数的浏览量，访问数最低的都超过了20万。我咬紧牙关，点了“静音”，心跳随着黄色进度条的蠕动而不断加快。接着，她突然出现在了脱口秀节目的沙发上，宝蓝的底色上打着醒目的标题：

塞勒涅·索兰德  
作家，网络暴力幸存者

很难说哪个词最让我难受：索兰德，作家，幸存者，或许只是因为她坐在直播室的刺目光线下，穿着淡紫色的蝴蝶结衬衫和暗褐色铅笔裙，裙子上的棋格图案像是叙利亚因干旱而龟裂的土地；又或许是因为她的双腿光彩照人，却被那双玛百莉牌的麂皮鞋系带平底鞋破坏了。在我看她视频的四年里，西莉可是一直把镜头对准腰部以上，在柔和的光线下轻声说话。

我读起了视频的评论。紧咬着牙看了几条彩虹屁之后(你是我的灵感)(经典之作)(内外皆美)，我终于发现了一条带点批评意味的评价：好像有点装腔作势啊，这小姑娘。

“好像有点装腔作势啊，这小姑娘，”我低声重复，轻笑了起来。

再往下翻，我发现了一个想法相同的人：倒不是说你遭受的罪行不可怕，但是你把这一切都摆到台面上，把镜头对着自己的乳房，告诉陌生人你爱他们，你这是想要干什么。这条评论得到了72个赞，但西莉的女粉丝们在下面喋喋不休地驳斥着什么受害者有罪论，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像西莉这样的榜样站出来说话，说真讨厌那些软弱的男人总是诋毁强大的成功女性，只是因为她们活出了真正的自己，好好去过你自己的日子吧！

还有那本书(《低语》)。去年11月在美国和英联邦发行(Whisper)，即将被翻译成法语荷兰语波兰语和瑞典语，出版形式包括电子书、380页的平装书，还有有声读物——当然，是西莉用她那有名的轻柔声音录制的。我觉得这本书毫无疑问是别人代笔的，但上面印着她的名字，全世界的人都在买，把她的谎言当作真理来买。尽管我知道真实的真相，但我还是无法把目光移开。直到电脑弹出窗口告诉我“两小时后日出”，我才看向了别处。

昨晚，我搜索了西莉的名字。现在是灰蒙蒙的早晨，我不知道昨晚自己是否睡着了，只发现床单扭成一团，指关节酸痛不已，房间里的味道如鱼市一般恶臭。透过墙壁，我能听到室友又在煮她的菊花茶。我眼中的一切都是模糊的，除了我即将面临的这一天。

(节选自《低语》第一章《粉丝女孩》)  
(译:刘晓萌 校:赵思帆)

2020年南京可以见到的场景



加拉·乌祖鲁托娃  
(Gala Uzryutova)

来自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的作家、诗人、剧作家，莫斯科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乌里扬诺夫斯克州立大学文化艺术系。著有10部戏剧，同时首创了“诗歌是动物本能”这一概念。作品荣获多项文学奖项，并被翻译为德语、英语、斯洛文尼亚语和意大利语等多国语言。

思忖着那些2020年我们到不了的地方，让我们自由想象

湖南路凤凰书坊夜里可以看到的场景

等待夜里的航班  
24小时书店里挑一本什么书？  
湖南路透明的凤凰书坊里只有三个人。  
隔壁的健身房空空如也，像是冬日的河岸；  
如果千万册书本一同说话，  
书店一定是夜里最喧闹的地方。  
透过雨淋淋的外墙  
湿漉漉的红色人行道  
沉寂了，如同城市里随处丢弃的煤块。  
他走向外国散文书架  
取下《百年孤独》，  
骑上健身单车，  
打开书页，转动脚踏板  
想要追上总是比他快的加夫列尔。  
为什么是这个声音？  
在他归来的城市里  
这是他唯一认识的人。  
他等的出租车  
总是比他早到；  
行李箱滚轮  
淹没在加夫列尔的声音里，  
离开城市前  
父亲给他念了加夫列尔的书。

浦口火车站可以见到的老人

他在浦口车站等着她  
已是第五十二个年头  
尽管站长说，  
她不会来了——  
这些铁轨上现在已没有客运列车驶过。  
他早变成了雕塑，  
变成了景点，  
游客们相互拍照，  
坐在铁轨上，对着镜头吹出肥皂泡，  
还想和他合影，  
在他改变姿势之前。  
尽管姿势也在期盼着。  
可他就是在这里送走了她——  
她也应该回到这里。  
尽管铁轨间杂草丛生。  
可如果她坐着火车进城来，  
她依然可以看见那些景致。  
迎接的人儿会比来的人更紧张？  
抑或赶来的人比迎接的等待的时间更漫长？  
他听到了火车汽笛声，离开原地，  
沿着铁轨跑起来  
个头缩成了  
迎面走来的小男孩一般。  
给他让出铁轨，小男孩凝视的目光追了上去。  
汽笛声远了——几何的声音，  
如同等待

(译:李培 校:赵思帆)

云旅行



安德鲁·格雷夫斯  
(Andrew Graves)

来自英国诺丁汉，自由撰稿人、诗人，教授电影课程。著有3部诗集，在电影批评领域也有颇多著作。最新的非虚构图书《欢迎来到廉价座位：英国工人阶级的电影形象》(Welcome to the Cheap Seats: Silver Screen Portrayals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于2019年出版。

行前，倍感紧张  
即将前往  
遥远的长江三角洲  
五千里之遥。  
然后转身，  
走进隔壁的房间。  
一场踏人未知，免于舟车劳顿的旅行。  
我的登机行李，是晨间咖啡，  
我的滑行跑道，是跃层地毯，  
一趟电子航班。  
我是耐于久坐的超人，慵懒的征服者，  
身披睡衣的探险家，  
随办公椅疾飞猛冲，  
在手持电脑的图标与命令之间  
按图索骥。  
电子世界里意念的传递  
无形无具，  
我的思绪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上方  
飘来飘去，  
睡衣口袋里  
飞行里程悄然累积。  
苍穹中的一处静默而壮丽，  
我已然在脑海中轻抚  
捕捉这美景的虚拟明信片，  
无线网络让我此刻  
置身于遥不可及的现实中——  
一片陆地镶嵌在12寸屏幕中，  
而安全带和清洁袋都是多余的。  
它的光彩是一剂灵药，  
黄色、红色，和翡翠绿  
秦淮河岸散落的灯笼  
将这古老的色调  
倾泻在河面上  
熠熠生辉。  
而彼处，紫峰大厦  
冷峻而超然地统管一切，  
如同注射用的针管  
刺透天空的肌肤。  
管中的血清足以治愈未来，  
它高耸的密林，  
成群结队的动物，  
叶林  
和鸟鸣  
在苍穹下密语。  
遥望紫金山，  
那被层层糖果缀成的云层  
包裹着的糕点，  
无疑是甜美的贡品，  
献给这金陵帝王州。  
这份允诺使我敬畏，亦将我唤醒。  
你好，南京。  
无为之行，  
无物之在。  
无触而碰。  
这是一场不可能的旅程。  
而不管怎样，我已抵达。(译:蔡静 校:赵思帆)